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 Jung

[瑞士]C.G.荣格/著 申荷永/总策划 高 岚/主编



梦的分析（上）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 C.G.荣格 / 著

申荷永 / 总策划

高 岚 / 主 编



梦的分析(上)

長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梦的分析（上）

尹 芳 董建中 陈雯瑾/译

游 潇 王 岷/审校

中文版序言

《梦的分析》源于荣格在1928年11月到1930年6月之间所举办的“梦的专题研讨会”（Dream Seminars）笔记，我们分为上、下两册出版。这本笔记最初由威廉·麦克奎尔（William McGuire）编辑成册。在其正式出版之前，有关内容一直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专业培训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梦的分析”研讨会中，荣格用英语进行演讲，对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尤其是梦的工作方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整个研讨会围绕荣格一位男性个案的系列梦境而展开讨论，我们可以从中体会荣格的教学方法。研讨会的参与者，后来大都成为著名的心理分析师。他们的提问，以及参与性的讨论，也是十分难得的专业素材。

《梦的分析》与《意象分析》相得益彰，充分体现荣格的“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和“扩充技术”（amplification）的应用。在“扩充”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荣格对社会、文化、历史、宗教等诸多层面心理问题的深度探索。尤其难得的是，在该讨论会中，荣格对中国的道家思想与《易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将中国文化概念与其心理学概念进行类比与探讨。

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十分重视“梦的分析”作用。他在开始讲座的时候特别提到：梦的分析是分析治疗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是开辟通向无意识大道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荣格一生中分析了8万多个梦，堪称传奇。他在1925—1926年间曾前往非洲，便是特殊的寻梦之旅。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黑塞（H. Hesse，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曾是荣格的病人，而荣格与他们的工作也是以梦的分析为主。荣格与泡利一起分析了1300多个梦，这些梦的分析也是荣格《炼金术》的重要内容。阅读《梦的分析》，便可领略分析心理学的梦的工作的方法和技术。

目 录

冬季会期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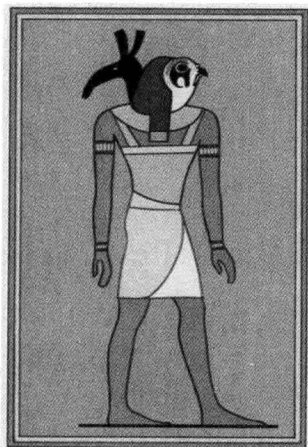
1928 年 11—12 月	1
第一讲 1928 年 11 月 7 日	3
第二讲 1928 年 11 月 14 日	18
第三讲 1928 年 11 月 21 日	31
第四讲 1928 年 11 月 28 日	45
第五讲 1928 年 12 月 5 日	58
第六讲 1928 年 12 月 12 日	71



冬季会期第二部分：

1929 年 1—3 月	87
第一讲 1929 年 1 月 23 日	89
第二讲 1929 年 1 月 30 日	98
第三讲 1929 年 2 月 6 日	109
第四讲 1929 年 2 月 13 日	122
第五讲 1929 年 2 月 20 日	135
第六讲 1929 年 2 月 28 日	148
第七讲 1929 年 3 月 6 日	163
第八讲 1929 年 3 月 13 日	175
第九讲 1929 年 3 月 20 日	190
第十讲 1929 年 3 月 27 日	205





夏季会期：1929年5—6月	221
第一讲 1929年5月15日	223
第二讲 1929年5月22日	234
第三讲 1929年5月29日	249
第四讲 1929年6月5日	262
第五讲 1929年6月12日	276
第六讲 1929年6月19日	290
第七讲 1929年6月26日	302

冬季会期第一部分:1928年11—12月

Winter Term First Part:November/December 1928 ///

第一讲

1928年11月7日

荣格博士：

女士们，先生们，梦的分析是分析治疗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是开辟通向无意识的大道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正如你们所知，这种治疗中主要的目标是获取无意识的信息。患者到分析师这里来，通常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僵局或死胡同之中，找不到出路，而且他认为医生知道答案。如果医生是诚实的，他就会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出路。但是医生们有时并不是如此：就在150年以前，大夫们还是些江湖郎中，他们到市集上去给人拔牙、进行奇迹般的治疗等，而且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还盛行于当今的医疗行业中——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分析中，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认为我们对患者无所不知，不要认为我们知道其困境的出路。如果医生告诉患者自己对此问题的想法，患者就会听从医生的建议，而不是亲身去体验。这些建议在一定时间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如果医生离开，患者就会崩溃，因为他并不与自身相接触，他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是按照医生的方式生活着。然后他不得不返回到医生那里，以便获得新的建议。但在一段时间后，这会使双方都感到厌倦。医生能够承认自己不知道，这很重要，这样双方就都能情愿接受不偏不倚的自然事实及科学现实。个人的观点或多或少是些武断的判断，可能完全错误；我们永远无法确认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梦所提供的**事实**，梦是客观的事实。它不回应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不曾创造它们。如果一个人试图去梦到什么，那他必然会失望。

我们时常会梦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境。有一句谚语：新郎永远不会梦到自己的新娘。那是因为他已经在现实中拥有了她；只有到后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梦见她——而那时她通常已经是他的妻子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影响我们的梦，而现实环境也不会全然提供梦的材料。即使有真正重

要或迷人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梦中，也经常毫无其踪迹。当我在非洲的时候，^①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在那整个一系列的梦里没有一点儿非洲的痕迹，没有任何关于非洲美景或黑人的梦，尽管我对非洲之行印象深刻。只有一次，在三个月的旅行接近尾声时，黑人终于出现在我的梦中，是以一个理发师的形象。后来我记起来，那个理发师是在美国的查塔努加曾给我理过发的黑人。^②



《仲夏夜之梦》第二场第二幕：奥伯龙把魔汁洒在睡梦中的泰兰尼亚头上

我们的梦极其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且相当有价值，因为它们不会欺骗

我们。我们难以解读它们，就像生理学的事实那样，总是难以理解。正如我们需要严密的技术来对心脏、肝脏或肾脏等做出诊断，我们也不得不发展出一种严密的技术，来解读梦中不偏不倚的客观事实。梦中事实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这些事实的解读就不那么确定了，因此有很多观点——比如弗洛伊德学派就有所贡献。在此，我无法谈论这些不同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些材料，我们将尝试着一起进行解读，并且你可以猜测。这里所选择供讨论的梦，都是我一个患者的很普通的梦，因为从普通的梦中我们可以

① 荣格曾带领一支探险队前往非洲东部，时间为1925年秋天到1926年春天，经肯尼亚到乌干达，沿尼罗河直到埃及。参看《荣格自传》第9章第3部分。

② 没有查到荣格曾到过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的记录。尽管在1925年1月，在乘火车从新奥尔良到华盛顿的途中，他可能停留于此。参看W. 麦奎金尔：《荣格在美国（1924—1925）》（*Jung in America, 1924—1925, Spring, 1978, pp. 44—45*）。

学到更多。那些更加有趣的梦当然更令人兴奋，但比起那些普通的小梦来说，它们反而更易于被理解。

远古时代的人们相信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梦：ota，这种梦具有强烈的预见性，宏大而且意味深长，并对人类群体而言具有重要性；vudota^①，普通的小梦。古人通常会否认做了普通的梦，或者在经过你长久努力之后，他们才承认这种梦的发生，但他们会说：“那没有什么，每个人都会梦见的！”重大并且重要的梦非常罕见，只有那些真正的大人物才会拥有大梦——首领、法师，以及那些拥有神力（mana）的人——他会说他应该有这种伟大的预见性，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而且他有一



天使出现在君主的梦中

百岁了，因为他有白头发并能够阅读伟大的书——《古兰经》。我们对梦的通常偏见——它们没有任何意味——可能仅仅是古人的传统，这些传统认为普通的梦并不值得注意。探险家们说，当一个首领或是拥有神力的人做了一个大梦时，他总是会把全村人召集起来，大家都坐在一起，聆听、等待、思索，并遵从梦的指引。

^① 这些斯瓦希里用语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而且可能还存在抄录错误（或者荣格听到的也许是某种方言）。根据耶鲁大学非洲语言项目的意见，ota 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梦见”（to dream），vudota 则没有记录，可能是对名词 ndoto 的一个抄录错误，ndoto 的意思是“梦”（dream）。

对于这种具有公通性且重要的梦，也许可以在罗马时代发现其最后的痕迹。一个元老院议员的女儿梦见一位女神出现，因为元老院的疏忽，女神的神庙正在破败，女神责备她，并要求她重建庙宇，所以她去元老院报告了她的梦，参议员们决定重建那个庙宇。^①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雅典。当时一个著名的诗人梦见某人从赫尔墨斯的神殿中偷走了一件贵重的金质器皿，并将其藏在了某个地方。他并不相信梦，当这个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在意。但当这个梦第二次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他想神灵如此坚持那也许是真的。所以他到雅典最高法院（Areopagus）——相当于古罗马元老院，宣告了他的梦。然后就进行搜寻，找到了那个小偷，而被偷的器皿也得以归还。^②

非洲原始部落的人现在依赖英国人的指导，而不再是靠巫医们的梦了。一般的观点认为，自从英国人来到这里之后，巫医或者首领就不再有这样的梦了。他们说，现在的英国官员知晓一切——比如战争范围、领土分界线、谁杀死了羊等。这就表明，梦曾经有一种社会及政治功能，首领直接从上天那里获得自己的意念，直接依靠无意识来引导他的人民。

拉斯穆森（Rasmussen）从一个爱斯基摩人（一个爱斯基摩女人和一个丹麦人的儿子，他们曾和他一起在格陵兰岛生活）那里听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故事有关一个老巫医，他借助一个梦的指引，带领着他的部落从格陵兰岛出发穿过巴芬湾到达北美洲。这个部落人口迅速增加，以致食物严重匮乏，他梦到远方一个富饶的地方，那里有大量的海豹、鲸鱼、海象等。整个部落都信任他，并随其一起穿越冰原。中途，某些老人开始怀疑——故事总是如此——这个启示是对还是错？于是，部落一半的人返回了，他们面临的只能是灭亡，而他和部落另一半的人们则继续前行，到达了北美的海岸。^③

我们的小梦没有这样的重要性，不会带来集体的或者普遍意义的解答。

① 参见《塔维斯托克讲座》（1935），《荣格全集》第18卷第250段。这个女神是密涅瓦（密涅瓦为智慧和技术以及工艺之神。——中译者）。

② 同上。诗人是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神殿是赫拉克勒斯神殿，这个梦被记录在《索福克勒斯的故事》（*Sophoclis Fabulae*，修订本）“索福克勒斯的生活”第12节，A. C. Pearson（Oxford, 1924），p. 19。

③ 克努兹·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穿越北极美洲》（*Across Arctic America*）（New York, 1927），第3章，“巫师及其家庭”，参见《象征生活》（1939），《荣格全集》第18卷第674段。

然而它们在特定案例中仍然是有效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梦中仍然可以看到同样的引导功能和解决问题的尝试。以下我将讨论一些这样的梦。

梦者是一位45岁的商人，聪明、富裕、有教养、彬彬有礼、善于社交，已婚并育有三四个孩子。他敏感但并不是很神经质，他主要的问题是易被激怒，对或许使他受到责备或者伤害的情境，他都特别急切地避免。他有胃病，当他因为超速而被警察拦下时就会呕吐。这表明他已经有些问题了。他尝试让自己保持绝对正直，而只有那些已经有问题或是存在不正常倾向的人，才会试图表现得如此极为正确，并竭力追寻完美。当人们尝试表现得异常美好时，反而事情会变得异常糟糕。他表面上非常得体——无论是言行还是穿着，他在所有方面都显得非常细致，不抽烟也不喝酒，对于一个人该如何生活也有合理的看法。但在这些光鲜表面的背后却是他在性方面的问题，他与妻子渐行渐远，妻子对他已明显地失去兴趣，并对其性冷淡。因此，他开始被新的事物所吸引，主要是我们所说的女人，他偶尔会去光顾高级妓女，而接下来作为补偿，他又会表现得加倍得体。他并没有面对他的问题，而只是自我安慰说那仅是一次“偶然的过失”，他懊悔而且每次都说“再也不会发生了”，就像手淫一样——过不了两天又开始重复。

这是一种面对问题时采用的不道德的行为方式。因为，问题永远不会得以解决，只会让人持续陷入到道德卑劣感中。他这种借助过度得体来加以补偿的病态自卑，无论是对他自己、他的家庭还是其他人都是不利的。这对他的妻子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她对其可怕的绝对得体感到寒心，因为此后她在任何方面都不得有丝毫偏差，因此她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用性冷淡来惩罚她的丈夫。这种绝对得体让人不寒而栗，它使人感觉极度自卑。如果我碰见一个如此得体之人，我会感觉如堕地狱，我对特别得体之人感觉很不舒服！那个问题吞没了他。尽管他阅读过大量有关心理学及性方面的书籍，但问题仍然存在，而这问题是应该得以处理的，因此他来我这里寻求帮助。虽然他不是特别神经质，但问题每况愈下，他认为我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有些沮丧，说：“我以为你会知道的。”然后我说：“我虽然不知道你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里有梦，那是一些不偏不倚的客观事实，它们可以提供信息。让我们来看看它们怎么说。”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他的梦的分析。第一个梦包含了他的整个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线索。

梦 [1]

“我听说我的妹妹的一个孩子病了，我妹夫过来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剧院，然后进餐。虽然我已经吃过了，但我想我仍然可以跟他一起去。”

“我们到了一个宽大的房间，中间一张长长的餐桌已经铺好。这个大房间的四边是一排排长凳或是椅子，有点像圆形剧场（amphitheatre），但是这些座椅背朝餐桌——刚好反过来。我们坐下来，我问我妹夫，为何他妻子没有来。然后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孩子病了吧，于是便问她怎么样了。他说，她已经好多了，现在只是还有一点儿发烧。”

“然后，我在妹夫家里，我看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一到两岁的小女孩。（他补充到，现实中并没有这个小女孩，但有个两岁的男孩。）这个小孩看上去病得很重，并有人告诉我她不愿说出我妻子的名字玛丽亚（Maria）。我先说那个名字‘玛丽亚（Maria）舅妈’，然后让孩子跟着重复，但我实际的发音是‘玛丽（Mari -）舅妈’，最后的一个字母‘a’被遗漏了，我说成了‘玛丽（Mari）—啊（ah）—啊（ah）’，像是在打呵欠，尽管我周围的人都反对我以这种方式来念我妻子的名字。”

荣格博士：这个普通的梦把我们带入了患者的家庭气氛之中。这里所提供的所有细节都与他的家庭有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那是什么呢？

提议：是不是梦者的兴趣都相当集中地指向他的家庭，以及与他特别亲密的人？

荣格博士：是的，而且符合有关梦的普遍观念。我们经由那些容易获取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农民、士兵等人的梦中看到这一点，他们梦见他们熟悉的事物，梦的语言也因职业的不同而不同。我必须也强调一个事实，这个男人经常旅居国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男人，一个大旅行家。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梦到其存在的另一面，风景之类的事物？而他后来的梦与其家庭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特殊的理由来注意这个事实：他首先梦见了家庭。

提议：是不是因为这正是他的问题所在？

荣格博士：他明显受困于家庭的这个专门名词。所以也许他的无意识倾向于强调这个事实：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下面我们来讨论细节。

他的妹妹的孩子：两年前她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那是个漂亮的两岁男孩。他说：“在这个孩子患上痢疾并死于这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都深深地分担了他父母的悲痛——他是我的教子。”这个妹妹与梦者因为那种丧失而联结在了一起，而梦里也有类似的情境：小女孩的疾病，使他回想起那个男孩生病和死亡的时候，他与这位妹妹，是通过一种对丧失的情绪记忆而关联起来的，知道这点很重要。而在此，他妹妹的一个孩子再次生病的意象，使他的情绪再次被扰乱。现在他受到了相似的丧失威胁，但这一次丧失是心理上的，以一种象征性的说话方式，由一个小女孩所表征。因此这个情境有点相似，但现实中没有这类事情发生，这个家庭里并没有人生病。如果他妹妹的孩子是真的病了，我们可以说梦与现实契合了。但并非如此，只是一个记忆意象（memory-image）被唤起用以建构小女孩这个意象。这样一种想象情况总是指向梦者，而记忆意象必须被作为一个隐喻来解读。

他的妹妹总是受到他的特别宠爱。她比他小11岁，他深深地爱着她，尽管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经常戏弄她。那个妹妹是很重要的，因为她是关联于那个生病孩子的环节，而这个孩子属于他自己的心理，因此介于他与妹妹之间——靠近他的内心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妹妹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她生活在另一个遥远的国家，而且他与她并没有实际的通信联系。

我们在处理梦中这类形象时要非常小心。如果梦中人物与梦者非常亲近，并与梦者有重要关系，那么他必须被当作确实的现实。当一个妻子所梦到的丈夫与其现实中一样，她就不能认为他仅是一个象征。但是梦中出现的陌生人，或是很久以前认识的人，则变得主要是象征性的。

实际上这个妹妹对于梦者已无关紧要，而且在梦者的现在生活中不再扮演任何角色。弗洛伊德的理论会把妹妹解读为其妻子的替代者，但是梦中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那样去想？

提议：如果说妹妹是妻子的替代者，是不是因为他对两者的感情都已经变淡？

荣格博士：那个因素可能存在于其中。但是她与他的妻子截然不同，而且关于她的身份，这个梦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这个妹妹主要的方面，不允许有如此假定，即认为她是那位妻子的替代者，而且她并不是真正的妹妹，因为她并没有扮演一个实际的角色。因此她表征一个陌生女人，或是他自身中那未知本性中的女性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梦的整个文本，这个想象出来

的生病的孩子，一种心灵层面上的个人神话就会消散于湛蓝碧空。所以，我会认为，这是一种主观象征，是他的心理上的一种特定情景。我贯穿始终的方法是不做任何预定，接受事实。在武断的阐释中，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其他东西的替代物，要小心为了替代而怀有成见。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妹妹代表了妻子，事实甚至与此相反。

孩子的疾病：他妹妹的第一个孩子曾患肠道疾病，并因此而去世。在这个孩子去世之后，他妹妹变得非常焦虑，唯恐第二个男孩也生病，但他并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她变得相当严肃，并加入了基督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而且这好像真的使那个男孩更好了一些。这个男人不知道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由于妹妹更加平静及对待孩子更加自信而导致的结果。如果母亲整日被恐惧折磨，孩子则可能会出现问題，以符合母亲的期望。第一个孩子的夭折使得他妹妹沉溺于基督科学会，这是属于他妹妹的个人事件，但在此，他提到了这个事情。由此可见，基督科学会的内涵也与他自身心理中的女性特征有关，这明确是个提示。这种女性因素经历了某种转变，而且在最近的两三年里，这个男人已经开始对哲学、神秘学、通神论等所有这些离奇古怪的事物产生兴趣。但他实在是太过于头脑冷静，以至于难以被这些事物深切打动，尽管他有一种神秘主义气质。

问题：他是在开始向你咨询之后做的这个梦吗？

荣格博士：是的，是在他决定进行梦的分析之后。当他妹妹对基督科学会发生兴趣时，他也感兴趣于招魂说等，所以说，是他内在的女性元素引导他走向这个兴趣。他发生了变化。他是个商人，他所有的活力激情都关联于公司业务，但是其他那些兴趣也在慢慢渗透，他渐渐被一些哲学观念所感染。他不是像一个学生那样去阅读，也没有积极地去实现某个目标，而是围绕这个或那个主题来阅读。如果某些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也愿意让这些事物影响自己，并铭记于心——这是女性的方式：给目标以机会，来对他产生影响。他在自己的神秘主义及哲学兴趣中，呈现出完全女性的特征。由此可见，那个孩子实际上是他内在的女性因素的产物。

他的妹夫是梦中的第二个角色。长久以来，他与妹夫的关系都不错，在他妹夫与他妹妹结婚之前他们就认识了。他们曾经做相同的生意，还一起去看歌剧。他妹夫很喜爱音乐。他说：“我从妹夫那里，获得了我的全部音乐知识——尽管不是很多；而他也是通过我的关系进入我的公司。他现在是个董

事，但他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精通这个新的行业，对此我是相当失望的。尽管如此，在与人打交道这方面他却比我强多了。”我问他是否与他妹夫还保持联系，他说没有了，他妹夫已经完全退出了这个行业，并离开了这个国家。所以事实上，这个妹夫也在远方生活，他们之间很少有通信，在他的生活中妹夫已是无足轻重。正如在梦中的妹妹和梦中的妹夫身上也很难看到任何现实化的倾向。我对于他妹夫目前的现实状况没有什么印象，尽管妹夫的夫妻关系比梦者要好一些。这个患者没有一点艺术细胞，因此，这使我们相信，他妹夫是通过其音乐特质而非商人特质，象征了梦者的另一面，他不如这位患者那样能干，却在艺术方面略胜一筹。对梦者而言，音乐是一种更丰满的人生视野的象征，它是至高的感受艺术。

苏格拉底是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令人难以忍受，因而他的邪神（daemon）对他说：“苏格拉底啊，你应该多搞搞音乐。”^①于是我们亲爱的老苏格拉底就掏出他的长笛，吹奏出难以入耳的东西来！当然了，邪神的意思是：“多去感受感受吧，不要整天都是那么该死的理性。”这也非常适合于我的这个患者。他非常聪明，但干瘪枯燥，他试图将任何事情都纳入到理性的框架之内，以一种直线方式来规范和管理生活，他不允许任何感受之类的事情发生，除了偶尔参加一下音乐会之外，而这也不过是因为那些受人尊敬和正统的人有时会去音乐会或听听歌剧。他去，并非因为他相信这门艺术，而仅仅是因为那些体面的人会去，不是真正的爱好促使他去的。所以我认为，他妹夫象征了他有待发展的那一面，那个如梦似幻、情绪性的形象，这是他所不具有的。因为他是一个人，各种倾向性在他身上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所有人也都是如此。他怀有这种刻意的幻象：他是个高效的机器。另外，由于他能够坚忍不拔，作为一个商人他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在这方面他比他妹夫要强得多：他妹夫则被情绪所阻。我们的患者认为自己能够摆脱情绪，但那不过是个幻想。任何人试图对自身的感受置之不理，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很明显，他隐藏了自己的感受，但它们却积累起来，这会造成损害。所积累的重负，或者将其压倒，或者在地窖中爆发。由于我们是人类，我们拥有全部的功能，而且每一种功能都有其独特的能量，这些能量应该得以运用，否则它们就会各行其是。

^① 参见《裴多篇》（*phaedo*），60e；M. L. 冯·弗兰兹（Mare-Louise von Franz）：《苏格拉底之梦》，Spring，1954；《易经》前言（1950），《荣格全集》第1卷第995段。